

# 菡子文集（一）

菡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书 名：菡子文集（一）

作 者：菡子 主编

出 版 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ISBN : 7-5399-1884-5/ I217.62

定 价：120.00

## 飒爽英姿 女性荣光

——为三卷本《菡子文集》序

丁景唐

年届八秩,并不算老,但身体日衰,精力不济,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去年两次被送往医院治病,已极少动笔,尤其是为朋友作序,不该推的都推辞了,而菡子同志嘱我为她三卷本的文集写序,我还是一口应允下来,不能不写——我有话要说。

我很少接触部队的同志,特别是文武双全的女同志,所以和菡子的接触,印象特深。上海解放初期我在机关工作,就知道菡子的名字,看过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综丝事件》。这篇作品曾由夏衍同志写了“编者按”,读者反应强烈,报社收到了许多来信,称赞菡子的作品体现了整风精神,有利于党内外的团结,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我知道她是新四军第一代三八式的女兵。我是知其名,而不识其人。

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一九七九年我恢复工作,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留在文艺出版社工作,上海作协和文联的几个刊物也在社里出版。这样,我和作协的一些老同志的交往就多了,其中之一就是我心仪已久的菡子同志。菡子是我的同辈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上投身革命斗争行列,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菡子一九三六在无锡竞志

女校读书时,即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无锡学社”,抗战开始不久参加新四军,在以聂绀弩为导师的战地服务团的抗敌丛书编委会从事各种文体创作,以后渡江北上,从事部队民运和行军作战,当过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编辑、记者和《淮南大众》的总编等等。新四军老战士、老作家黄源同志为菡子《前方》所作序文中,高度评价了菡子同志,他说:“我们新四军里,有成千上万的有才能的女战士,其中不乏有文学才能的,但至今从坚持着业余创作,转而为有成就的专业作家的,实在太少了。我熟悉的只有两位。一位就是菡子同志。”他没有说出另一位女作家的名字。我解放前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又一直在上海文化部门工作,没有受过前方战火纷飞的锻炼,我没有到过革命根据地经历过与农民兄弟同命运共呼吸的血肉相连的生活与斗争的洗礼。我在和菡子一起在文艺出版社相处的岁月里,比较有系统地阅读了她的作品,我衷心钦佩菡子矢志革命、一心一意为部队、为哺育我们的人民服务,写下了各种文体的光彩的篇章。

我发觉菡子作品中一个有显著的特点:菡子在作品中一再说她自己是一个女兵。菡子很以这个女兵的身份而自豪。如她在《自序》中所说:“曾经有个惊人的标题:战争,让女人走开!大约是一番好意,我有可以领会的地方;可是我的一些经历是:在前沿只有一个女兵,那是大有活头的。我时时在战士们的保护之下,可我发现他们也需要我,就是聊天说故事,也很受人欢迎。……”

是女兵,她情牵魂绕的当然就是前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印一套军事题材的文学精粹《昆仑文学丛书》。菡子为丛书选了一本书名叫《前方》的集子,它的卷首在女兵菡子飒爽英姿的肖像下,摘引了她在《前方》中一段极有意义的话,她写道:

“离开战争的年代久了,但却一丝儿没有磨灭那激战的前方给予我们的向往和亲切的印象,我想你一定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晚上我们突然相遇,我相信一谈起前方,我们就会坐得拢些,两双

烁亮的眼睛彼此照亮了,在幽暗里也可以看见我们容光焕发。我就是这样理解你的,你爱前方甚于你的生命。不问我们的亲人是否真在第一线上,可是女性的矜持、温柔、坚贞的感情,总是献给前方的啊!”

这段文中女兵对女兵的话,就是菡子自己的心声。她就是以这种对前方“矜持、温柔、坚贞”之心,写出了一大批内涵丰厚、人物生动的部队作品,如这篇写女兵崇高心灵的《前方》,如写抗美援朝前线的战士们在坑道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战士们对和平的美好祝福与奉献的《和平博物馆》,如写将士与官兵关系的《赠予》,如写农民老百姓对前方深情厚爱的《万妞》……菡子从抗战时期,走到解放战争时期,后又深入到抗美援朝前线坑道采访,她写的是她的亲历,是她在各个战场上眼见身受。转战几十年,全凭两只脚。“这是战士的脚,它的作用在于跋涉”,行军,逢山过山,逢水涉水。随军进入新辟的据点,负责前后方的联络,又凭双足去草房土屋发动老百姓支援前线。……

这位转战几十年“在前方大有活头”的女兵菡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又不惜放下自己手头正在写作的小说,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为《女兵列传》主编洋洋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三大厚册的大工程。时间仅仅用了三个年头,在一九八七年建军六十周年、抗战五十周年时,终于完成包含有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民族有代表性的女兵一百二十名列传。在菡子主持这项大工程中,我有几次到她居处(也就是她和几位热心的女兵从事这项工程的编辑工场)去,商量工作的进程和有些什么困难需要我从旁协助解决。菡子她们酷暑寒冬如上前方一样地奋战。三年中,她黎明即起,给作者写了一千多封信。还经常有来自外地的怀有为女兵立传的雄心壮志的昔日女战友落户她家,共同策划、编辑、改稿。女兵们以往昔在战火纷飞中的战斗风貌全身心扑在《女兵列传》的工作上。

菡子是极谦逊的人,她没有在《女兵列传》中列入自己。然而,部

队会记得这个女兵,老百姓会记得这个女兵,我们也会记得这个女兵。

记得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建党七十周年的纪念会,安排我与菡子谈入党体会,并为新党员举行宣誓仪式。我谈了一点体会,也说了自己没有经历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艰巨复杂锻炼,而菡子却有着这方面的丰富经历,她虽身体患有多种病痛,却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如她自己所说,“没有创作,就没有晚年”。我们要学习她自强、自尊、自爱,永远前进的精神。

菡子的脚步从未停歇过。从战争走到和平环境里,“双脚都处于竞技状态”,下厂,下乡,尤其是到农村,依然是女兵的步伐——因为此时此刻,她把农村又当成了她的“前方”!何况女兵菡子本来就“来自老百姓”!——老百姓的最底层:她是一个“三座大山”重压下的苦妞!何况她这个新四军的女兵曾被农村老乡用生命掩护过,农民大众与她血肉相连,相濡以沫,她是农民大众中的一员。我们在《重逢日记》《玉树临风》等集子中,都能读到菡子对农村、农民的感人描述。

所以,菡子去农村,不是上级分派才去,下去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采访。那是回家、回娘家!即或在被错批错斗反右倾的一九六六年,只为她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反对大跃进的浮夸而被发落到农村时,她对这种惩罚性的劳动,也如同遇到大赦,立刻兴冲冲地动身,冒雨赶车,恨不得一步跨进那草房土屋——她挚爱的地方。

总之,菡子对农村的至亲至爱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吸引了我。我不能忘怀,一九八一年四月,菡子邀我和钱舜娟同志结伴到她家乡溧阳去看看陈毅同志开创的抗战初期的新四军根据地,看看农村的新风貌、文化古迹,而我自己也要看看菡子长期落户农村的生活环境,关心一下她的生活和写作,为她解决一些具体困难。

在菡子的散文中,她多次动情地描写溧阳故城留下的文化名人的足迹:李白来过两次,他的《猛虎行》就写于溧阳,内有“溧阳酒楼三月春”的诗句。李白为溧阳一位舍身救伍子胥的史姓奇女子,

写了“粲粲贞女，如月在水”的墓志铭。做过溧阳县尉的孟东野写下传诵至今的《游子吟》。到过溧阳的文化名人从盛唐至清代的，还有张籍、陆游、范成大、陈亮、张孝祥、岳珂、朱熹、唐寅、徐渭、汤显祖、袁枚……这些古人都上了新修的《溧阳县志》。

我来溧阳为古人更为今人，看看陈毅同志等创建的江南新四军茅山根据地最早的司令部所在地竹箐桥、棠荫村和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深溪卡，还瞻仰了新四军的烈士墓，再看看她家乡的水库，听听她家乡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在溧阳文化馆开了一次座谈会，收集了一些民间文学材料。

菡子深情地描写家乡溧阳的山山水水，组成了一系列水彩画般的江南小景和民俗风情。她曾以“倔强”、“韧”勾出她家乡溧阳人的特性。或如她自己称作“欢乐的哲学”。于别人看来，菡子似乎孤单，而在她来说生活是如此充实而多彩，使她有写不尽的东西。农村老乡或苦或乐的每件事都牵扯着她的心。菡子是以笑眼看世界的。在溧阳，我看到了她向我津津乐道的住在一位农村小学教师边旁小屋，还要自己烧饭吃，为的是更加接近人民。她婉谢了县委安排她住招待所，她甘愿落户陋巷简屋。许多普通人到她那里畅谈生活、理想、见闻，有时她到镇上茶馆，去听农村大爷说古论今，有时她到农舍田边，和姑娘、媳妇们娓娓谈心；路过果园，她热心地给果农介绍苹果和鸭梨的名种，并自告奋勇帮他们与山东生产优良品种的地区联系。和菡子在一起，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她与人民的血肉相连的深深的爱。

菡子的文学之路，如她的人生之路一样是踏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向着奋斗的目标前进。在文学创作上，也可以说她是有幸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接近文学，就阅读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也读了鲁迅和巴金的译作，体会到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公正和良心。《大地的女儿》作者史沫特莱与她一起同渡长江封锁线。她在新四军军部抗敌丛书编委会时，有幸在老战士、大诗人、散文大家聂绀弩

的身教言传下,写出了第一篇作品,并影响了她一生的创作生涯。以后又有幸得到冯雪峰多次亲切的引导和鼓励。至于菡子受到中外古今文学典籍的熏陶,在她的序文中已有叙述,也毋庸多说。

是她矢志不渝的理想与人生追求,也是这些“有幸”伴她越过人生的一道道不幸,才能使她至今人虽老而心不老。一个大学生说得好:“从你的作品猜不出你的年龄。”现已七十八九岁的菡子,以不那么灵活的手指在“敲”电脑,每天打出的是迎着晨曦的新节奏,带给她晚年的欢乐。

菡子的三卷本文集汇集了她六十年的文学创作成果。(她还在以电脑欢快地写着……)三卷本汇集的不止是文学,还是人生。三卷本文集作品也折射出她的人生之路的光亮与欢乐、曲折与艰难,还有悲壮与不幸。

有两篇文章给我的心灵很大的震撼。

一次,菡子在华东医院治病,我去探望她。她让我看了她在《中国老年》上写的悼念徐平羽同志的文章。徐平羽同志是菡子早年在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老上级。她缅怀徐平羽同志时写到她因看了借来的法国作家纪德《从苏联归来》的书,被别人政治上不信任而加以怀疑。菡子不能理解此事。徐平羽同志给她的宽慰,使她难以忘怀。这类被随意怀疑的事,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确实是触目惊心的。我看过《大江南北》的有关回忆文章;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编纂时,也接触到这类政治冤屈的事,了解忠贞党的好党员被冤而死的悲剧,因此很能理解菡子同志被处置于某些人怀疑的眼光下的痛苦心情。幸好,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也为菡子同志解决了多年来被怀疑的莫须有的事。

另一篇,是菡子在她一篇名为《无言》中写的痛苦感受。那是她因为反浮夸,一九五九年被惩罚下乡劳动时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

事实。包括菡子在内的五位党员在党支书骆老的带领下一家一家去抢救浮肿患者,抢救由于“大跃进”人为的灾难而濒于死亡的乡民,正是在骆老们的关心下,农村才得以大大减少了非正常死亡。当我看完这篇感人肺腑的《无言》之后,我沉默了一阵,陷入无言的痛苦深渊。回想当年我们在机关里党小组会上批评一位从外地农村探亲回来的党员,批评他反映农村因没有粮食而死人的真实情况,想到此我惭愧无言,而对农村支书骆老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人深表钦佩,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脊梁,也对菡子同志更为钦佩了。

借用俄罗斯谚语“爱国爱到心痛”来形容菡子也很为妥帖。爱国爱民,成了她终生的主题。她在回顾她走过的时代,说她最深刻的感受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悲壮的民族,小小的个人也有悲壮的一生。”过去忌言悲,淹没了多少可贵的真实的东西。以史为鉴,可以使人清醒而振奋起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缘故。”

这位新四军老战士、老女兵的出自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这辈人的共同心声:

前方,

前方!

那壮丽的目标,全部音符中的最高音,仍然是我们战斗行程中的基调。(引自菡子《前方》)

愿我们在党的光辉旗帜下,向着党指引的壮丽目标——前方,前进!

于是,我欣然命笔,在这篇序文上写下八个大字——

飒爽英姿,女性荣光!

2001年1月~6月5日

## 水的因缘

雷 加

我和菡子相识已记不清哪年哪月了。

她总是和水有点因缘。我到三门峡工地之前,她已是淮河梅山水库深入生活的作家了。三门峡接待过不少作家,菡子算是最有资格的建设工程的参与者了。否则,她如何能那么快又那么形象地写出《路》来,收入《世界文学随笔》。工地的路,像人体的经络和血管,它有各种各样的路,路是工地的生命,写了工地的路,也就写出了工地的生命。她的《黄山小记》也是如此,多少画家去过黄山,又有多少黄山的好画,但作为黄山画册序言的文字,却只有她这一篇。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不少。她随身携带的有笔,还有照相机。她在爱抚照相机的时候,总是对着她所夸耀的事物,而且这些都是新生的妙不可言的事物。比如,一辆拖拉机首次耕作大地时,莫不引起农民们翻身一般的喜悦,而菡子首先抓取的就是这一点,但又不做一般的表述,而是写她个人如何也坐在一辆拖拉机上当班,因此体验了农民的喜悦心情。她还有一篇《锄步》,也极独到。农民如何看待禾苗的生长,又如何促它生长,于是按期锄草,这如同一位母亲总是随时抚摸自己的婴儿一样。但如何锄草呢?在长长的地垄之间,在各种禾苗之间,如何操持锄把,又如何一步步向前走去,这种跨步前进本身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在别人看来是农民在田间大地上跳着充满爱意的舞步,所以也叫做锄步。

菡子就是如此写出了自己如何学会锄步的。她爱锄步,就是爱农民的技艺和智慧,就是爱农民的心。

还是再说到水吧。

先是我与菡子在三门峡相遇,后来又一同作长江游。长江游时,她和我都有所获。我写了一篇《江河行》,她写了一篇《香溪》。我的《江河行》首次用了鸭绿江与长江对比的手法,而她的《香溪》,由王昭君故居的古井写到专供昭君洗衣洗面的香溪,而引出的一连串光焰有彩的文字,似乎香溪上始终笼罩着一片香气。

我是十分喜爱水的,我由怒江、澜沧江一直到黑龙江,以至大西北的无定河、窟野河,甚至无水时我也十分喜欢,比如我到三边(注:即安边、定边、靖边)之后,为了探寻无水的旱源,我到了白于山(注:白于山是无定河的发源地)顶。菡子也爱水,但她和我就不同了。她家住江苏溧阳,是个水乡。她早年参加新四军,也是水渠纵横的地方。我们曾经几次南北访遍了军垦基地,但是此后,她在江浙水乡的时间居多。她的朋友也是新四军的战友居多,她走笔所至,也是水乡的农民生活居多。我和她南北不同,所写的题材也有所不同,但我们一直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从不离开生活,就像所在的矿井不同,但向生活基层深掘是一样的,地下进尺是一样的。在此看来,我们是同辈人,谁都没有与自己身后的大背景疏离过,都是抗战干部,都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而现在都垂垂老矣,身上都背着自己的重负。但我和她还是不一样的,至少,我没有她援越的经历;我虽有“文革”的遭遇,没有她在《玉树临风》中那番刻骨的体会,她的婚姻生活也不一般,她有自己体验和心灵史。

她最近出版的《重逢日记》,无疑对上述三个方面都用重彩之笔作了描绘。

我和菡子是同时代人。我们的一生经历大致相同:从抗日战争起步,解放战争是不可少的,以后的经济建设高潮,又是必经之路。

抗日战争她在南,我在北,但两个解放区又心心相连。解放战

争中,我去接收工厂使它开工,后经过战略撤退和工厂搬迁,所以,又第二次复工,而她也是经历了种种遭遇,战斗,学习,如此循环不已。她是在朝鲜坑道中呆得较久的女同志,她通过炸不断的鸭绿江桥来来去去与“可爱的人”朝夕相处。因此,她有许多好文章留了下来。她去越南时,我无所闻。这次她写了《一九六五年越南之行》一文,详细记载了中国派出的作家代表团在越南的活动经过。土地虽然是陌生的,但是感情却是那么炽热。从朝鲜和越南这两组散文看,我觉得朝鲜有山峰,有岩洞,一个炮弹接着一个炮弹,钢铁味浓;而越南,尽管是水乡、河川、稻香,还有热带椰林,但是,它的感情积淀更加沉厚。我不知西班牙内战吸引了多少文人,而海明威的战斗风格又是怎样形成的。菡子却是在奠边府,一个大跨步五百公里,她过箬河渡,又做了贤良江的梦,只是因故未能南方去,就和越南朋友热情地话别了。话别时,胡士坦书记赶来,特意把一枝缴获的左轮枪,送给到过上甘岭的女兵——菡子。

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文革”暴风雨的冲击,印象是那样深刻,真像一场龙卷风拔掉一棵树那样,震撼灵魂;但是那一场场批斗陪斗,真是无数个腐蚀人性的“连阴天”。那时身心多么沉重,却又无法表达出来,这样的岁月又是我们每个人亲身经历过来的,这是两种意境,她还比我多了两年封闭式的“防扩散案”(攻击江青),有人把暴风雨的“文革”写出来了,又有谁把几十年成年累月又是这样撕心裂肺的经历,记载下来了呢?有了,这就是菡子的《玉树临风》。

《玉树临风》我读过两次。

请看一个叫林月的女同志曾在江南两次申请入党,过江后却莫名其妙地弄了个“托派嫌疑”,从此这四个字永远贴在身上。从此,她永远是个“托派”,而不是别的。从此,她一次次学习,一次次考验,一次次检查,没完没了。她在心里呼喊:“我好苦哇!”但是,她振奋精神,应付各种挑战,直至最后的“抢救”,镇定自若,获得

“抢救者”的肯定。

请看：

她的日记中：“做贼心虚，不做贼也心虚，当众人都指着你是贼的时候。”

日记写：“让别人说完，然后自己真实地发言，主客观不能一致，不死争自己是对的，静待时间和别人的证明……”

作者说：“她那一尘不染的历史，她对党的忠诚，一味地以崇高的形象喂养自己，谁能理解她呢？”

作者又说：“除了工作中的追求，她惟一追求的目标是清白……也许只有她懂得战斗和考验的真谛。她做的一切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但也是为了最终说明自己的清白……”

作者说道：“坦白战还在不懈地进行着，真到了‘抢救’的时候了。”

最后：“天空的星星闪着眼睛，大地沉默着，都在等待失足者的坦白。风雨之夜……这愤怒的天，它要惩罚谁呢？”

……

我和她都经过历史的审查，我也写过这一段经历，题目叫《往事不容空白》。我侧重于事实经过，没有内心的剖白。我也见过别人所写的仅仅触及皮肉的文字，又嫌长，像菡子如此只因“托派嫌疑”四个不实之词，以一个党的女儿向灵魂深处如此深情而精心描写的尚不多见。

最后谈谈《重逢日记》。

我只知道菡子的婚姻生活壮丽而又短暂，她与 LM 二人如何分离又如何重逢，在有生之年这些似乎都是不重要了。

他们是在风华正茂的时候结合而后因工作不在一起离开的，又在两个人天年将尽的时候重逢的。

人们的分离各种各样，而重逢又是那么相同。他们不是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人民大会堂听大报告时常常相遇，又不是这些年来老同志都在八宝山各种告别会上常常相遇，菡子和 LM 在

医院相逢,不是更加亲切如常吗?

我不曾见过菡子为了婚事不幸有何表现,我却为了她的豁达,乐观,不,为了她那细腻的感情——她又是那种性格几乎像是一只熨斗,只想熨平世上一切不平之事——所感动,她的处世待人一向如此和蔼,亲切……只是她对于文学的追求却是格外挑剔,甚至严苛之极,几乎到了忌恨自己刻薄自己的程度。

除此之外,她对一切都是宽容的,和平的,她也永远离不开自己的细腻,柔情如水不惜化解过去的一切,为了给自己多一些美,不惜像一只飞蛾一样扑向光明……这一切都在《重逢日记》之中了,像她说的:“想不说也是欲罢不能,回忆总是美丽的。”他们二人在“重逢”中有下面这些句子:

“实在不能不为这双眼睛动情……”

“这是一种境界……没有私念,谈的也是天上人间……”她不容 LM 歉悔,甚至真心诉说他具有的美德。

她快活地说了他们追求的梦境。她种菜摸虾捞鱼,他爬上山砍柴,在村头挂一口锅,请来往的村里人都来喝碗他们烧的鱼汤。

“最后我说:我们就这样老死在林泉之间,自然消亡,与泥土睡在一起……”

“但是,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呢!——这个命题也是我们过去分离的重要原因,现在还摆脱不了这个命运。”

“我认真而轻快地许愿:你活九十岁,我活八十四岁,走在同年同月,他首肯了,笑得天真。”

“不问我怎样的不幸,他的存在,对我是一个真实的梦,是一种希望……‘你是我的爱人。’没有丝毫思想和语言障碍。连说两遍,一遍是对着十八岁的我,一遍是对着七十四岁的我。”

后来 LM 走了,他留下的是重逢日记,那么真挚,那么纯真。

我不能再摘录下去了。这时我不忍心说,我读《重逢日记》与我读戴厚英《心中的坟》有相同的感受,但它们又那么不同。它们

真的相同又不相同。两种感情同时落在心中,落点也许不同,其振幅是一样的。

1998年12月20日

## 自序

谁无故乡？人们写得较好的都是对故乡的纪实之作；或在远方对家园的浓浓的思念，到了晚年更是如此。看到别人怀乡的佳作，无不心领神会，引起无尽的遐想。自然，广义地说，故乡不过是巍巍中华中的一角。前几年我与女画家张继仙合著了一本《故园行》，就以图文各二十的篇幅，展示了美丽的江南水乡和祖国的丰美的形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雪峰同志赠我一本先烈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影印本，我对可爱而多难的祖国，正如他启发的原是那么热爱、那么激奋、那么自豪！他的《清贫》，更像一首古老而激越的神曲，常常向我注入人格的力量。

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真写起文章来，爱国爱民成了我终身的命题。具体说来，自十五岁参加革命，抗战开始就被新四军召唤了去，我经受的锻炼和教养，无不在这个命题的范畴之内。我吮吮着祖国母亲和广大人民的奶水成长。凡留下一点文字记载，都是自然地流露着我炽烈的感情。俄罗斯的语言中有一句话：爱祖国爱到心痛。在民族危亡、祖国多难、经受种种挫折的时候，我也曾为之暗暗地哭泣。

一生中十分之八的时间都在农村，与自己的故乡和第二、第三个故乡的乡亲，共度了一个甲子之年。在我的书内可以看到绿色，

闻到泥土的气息。苦乐饥饱是和乡人与共的；春耕秋种，也与大家在一起；天际风云，世事沧桑，我们同在一个家园。我写的故事大都确有其事，我不是文抄公，但是一个忠实的“录事”，只是多一份激情，我会写出山水、人情的生命力；我的祖国六十年中的变迁，虽然含辛茹苦，却总在跃然前行。

年轻人在时代大熔炉中铸造自己成为新一代，但他们也崇拜先烈，学习榜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写了不少个英模，有些是有残疾的，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开创新的局面，作出了贡献。在所经历的国内外战场上，我赖以生存的，正是一个个英雄的群体。凡感动了我的、给人教育、值得效仿的人物，我都写。但无长篇巨著，也未塑造典型人物和他们独特的个性。我的写作都是生活中来的，我自信我对正义的战争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在战场，一些年轻的小同志，常常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他们的个性和语言常带有纯真、激昂的诗情。春天，志愿军的营房阵地，被鲜花掩蔽着；冰天雪地的前沿，更有壮丽的美景，我听到的故事，享有的战友之情，都是极有诗意的。所以有时我会说，“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

曾经有个惊人的标题：战争，让女人走开！大约是一番好意，我有可以领会的地方；可是我的一些经历是：在前沿只有一个女兵，那是大有活头的。我时时在战士们的保护之下，可我发现他们也需要我，就是聊天说故事，也很受人欢迎。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较长的时间，一起参与备战，找一个与我们要占领的相似的山头，苦练在不同情况下，排除各式各样的障碍，在八分钟内攻占敌人的阵地。完成这样任务的优胜者，才能入选首批突击队。我有一个夜光表，也曾在夜间演习中，作为第一个冲上山头的见证。我在此时此刻见到的不是战士上山的名次，而是整个（集体）战士心灵的跳动，无畏的，忘我的，在向我扑近的一刹那，我止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有时我们彼此忘记性别，但相处久了，怎么能忘记我是一个女性呢？那份兄弟般的亲情，那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自信、自奋，